

門城
388

文 化 五 年 戊 辰 新 鑄

華山先生校

醫事古言

江戸書鋪

東陽堂發兌



刻醫事古言引
世有醫事古言之書其所引用
之書三十餘部拔其所關醫事
之古言而無遺漏凡一卷此書
也或以謂東洞吉益翁之所撰
或以為一時求售之書或以為
世間之大同名異人不可言無
也而所引每章之末往往冠以



醫事古言

序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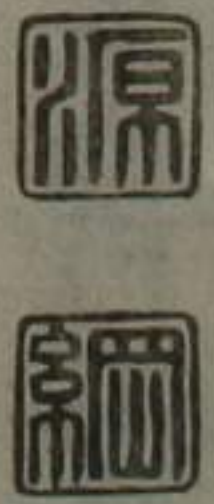
為則二字蓋是翁之諱也翁之一洗于鑿家之舊染也或有是書乎否則好事者假以翁之名乎雖然非刻之而鬻于世則非走利之士之所為也其以為同名異人亦不可知也假令成于翁之手未脫其藁者也翁之英氣豈以此一書為事哉雖然此

書也甚可愛也唯恨誤訛居半且脫略原文余比者得之展翫數次即足其所不足者詳其所不詳者且每章論議之不精者實評于其上以還之書屋主人素知余姓名欲并而刻之余曰可也或目之以翁雖則以翁豈足以損翁之令聞乎况其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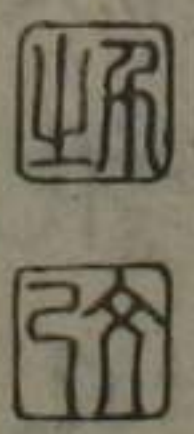
于翁之手而係他人之作者乎
其謂之何如波醫事則我有我
家學所不敢論也

享和三年癸亥十月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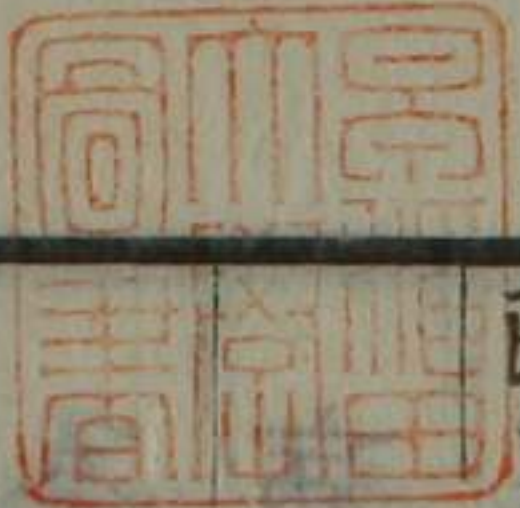
東都 源信綱撰



友人東里源千之書



醫事古言



江戸 源信綱 校

周禮天官曰醫師掌鑿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鑿
事

毒藥藥之辛苦者
藥之物恒多毒

為則曰鑿藥皆毒以茲可見矣

又曰疾鑿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
時有瘡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癘寒疾冬

時有嗽上氣疾

藹疾氣不和之疾瘠酸削也首疾頭痛也嗽欬也上氣逆喘也

為則曰夫鑿者掌治疾病不治疾病焉能為鑿既四時皆有癘疾是因四時氣令而內毒動也然漢以降邪為自外入則天令有私也乎不然則等在氣中何有病與不病哉古人為萬病一毒則不自外入也明矣其病與不病在毒有無嗚呼天令無私哉是以鑿道異古今也學者審諸

又曰以五味五穀五藥艱其病

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羸養其不足者五味醢酒飴蜜姜塩之屬五穀麻黍稷麥豆也五藥草木石穀也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

為則曰病者毒也以毒解毒是藥也鄭玄曰病由氣勝負而生為則謂鄭玄非鑿而言病根所謂不知而妄作之說者也其害道甚矣是學者之蔽也漢儒徃々然豈非臆斷乎五味辛酸甘苦鹹也五穀麻黍稷麥豆也五藥草木石穀也為則曰五味五穀五藥皆攻

病則不避好惡養精則從好惡

又曰以五氣五聲五色眠其死生

三也肺者劇易之微見於外者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五也言語官商角徵羽也五色面青黃赤白黑也察其盈虛休王吉凶可知審用之者

又曰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兩參之者以觀其死生之驗竅之變謂開閉非常陽竅七陰竅二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正藏五又有胃膀胱大腸小腸脾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能專之者其唯秦和乎岐伯俞

數術者兼彼

為則曰古人以外證診為非後人臆度之比

也竅之變謂開閉非常陽竅七陰竅二藏之

動水穀所納之謂藏也九者上中下各左右

中也夫飲食入口自咽喉至肛門一路也糟

粕不滯從二陰出則度百歲無病矣滯則變

滿一身病於四肢百骸也病在中行為危尤

右次之學者審焉又鄭玄曰正藏五又以胃

膀胱大腸小腸為九藏是陰陽鑿語而非疾

鑿之語也為則考先秦言五藏非一然則以

是不可論病也明矣

又曰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入于醫師

少者曰醫師死者曰終所以謂治之不愈之狀也

又曰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刮殺之齊

腫瘍瘡而上生創者潰瘍瘡而含膿血者金瘍刃創也折瘍跌者祝當為注讀如注病之注也

又曰凡療瘍以五毒攻之

去膿血殺謂以茶食其惡肉

五毒五藥之有毒者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堊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鷄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出

五毒草木石穀之毒藥也為則曰養從好惡攻不避好惡也以是雖穀用治病則為毒藥也故曰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又曰以五氣釀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五氣當為五穀字之誤也節節成其菜之力

為則曰古語曰養精以穀肉菓菜攻病以毒藥是也

又曰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

為則曰先秦以上以五味配五藏配五體管子及他書都不同無定準可以知矣若擇而取之擇亦臆度疑非疾鑿事也

尚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為則曰是疾鑿之言也疾鑿古言無古於此也而古人用藥之妙至矣盡矣夫毒於疾惱即瘳矣古今不異嗚呼至言哉孔氏傳曰服

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正義曰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

史記扁鵲傳曰越人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

為則曰是疾鑿語也可謂萬代不易鑿則矣
余嘗讀扁鵲傳久之始知鑿法古今異也乃
歎曰嗚呼至焉哉扁鵲之為鑿也宜哉為後
世所稱愈益誦之蓋論魏太子之病也中庶
子之所言皆陰陽鑿之理也非疾鑿家之論
矣是以扁鵲則不取從扁鵲仰天歎曰至於
陰當溫也是扁鵲之所見而疾鑿之龜鑑也
所謂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者陰陽猶內外也
譬如聞外讞語論知內有燥屎聞內絞痛論

知_甲外_カ拘急也病應見於大表者隨見症施治
方之謂也後世先病因後其症候可謂失古
鑿法矣扁鵲既治魏太子之病名譽大顯世
皆曰扁鵲能生死人也扁鵲曰越人非能生
死人_ラ也此自當生者能使之起耳嗚呼知言
哉嗚呼知言哉夫死生有命自天為之鑿安
能死生之唯能治其疾病已後世眩惑死生
疾病不能治之是豈可謂鑿乎嗚呼扁鵲其
聖乎亦然矣能治後世鑿人沈痾使之立於

疾鑿之正路哉扁鵲之為方也於邯鄲也為帶下鑿過雒陽也為耳目鑿入咸陽也為小兒鑿從其俗變之夫萬病唯一毒也能解其毒則何病不治今世別建之科不亦淺乎若夫長桑君章趙簡子章齊桓公章則虛誕妖妄不可信矣蓋當時流言也其以脉終始者大史公之文藻而害扁鵲之意是審全篇而後可知耳使聖人預知微至重難治也亦唯太史公因桓公事警戒之辭也不可不別矣孟

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也今如此傳直記世傳也是傳之法也若雖欲擇之士史公非鑿曷知疾鑿之正路而擇之故鑿者不擇而取之安知扁鵲之為扁鵲人安覺鑿法古今異哉

呂氏春秋曰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覺覺逆寒疾也多陽則痿痿能行也此陰陽不適之患也

為則曰多陰過於深也多陽過於高也是譬

論之辭以是不可論病矣高誘注誤矣

又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

莫不為利莫不為害云云形不動則精不流精

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為腫為風皆首疾處耳

則為捐為聾皆耳疾也目則為瞶為盲無見皆目

疾處鼻則為軌為窒窒不通處腹則為張為府

皆跳動處足則為痿為蹇蹇逆疾也輕水所多

禿與癯人癯咽疾重水所多癯與瞽人瞽足不

能行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瘞人

疽瘞皆惡瘡也苦水所多疝與偃人疝突肩仰向疾也凡

食無疆厚味無以烈味烈猶也重酒厚也是以謂

之疾首疾首也食能以時身必無災時節也凡食

之道無饑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葆安也口必甘

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將養也百節虞歡咸進

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卜筮禱祠故

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於招何

益於中精於招墜也患射而不能中不知循鼓

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鑿

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為其末也古

人治正性保天命者也不然則邪氣乘之以病使巫醫鑿毒藥除逐治之故謂賤之也若步

沸以湯不其去其火故曰為其末也

為則曰以水輕重甘辛苦立論也未知其所以

據也俟後君子

又曰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

天下良藥也亦大矣

為則按良惡以中不中而言藥者皆毒也兵

者凶器也如因義為良因不義為惡矣

又曰齊王疾疢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

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

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

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疆請曰

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

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

以死為王也為治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

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履王衣問王

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

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

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

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

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文摯本々
為則按痛痕瘡也又曰瘡瘡也不詳病狀故
不可論之矣

又曰冬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
逆

為則按國家逆令猶如天逆令害於人以此
不可論病也何則天令無治方唯慎是可避
也夫萬病唯一毒隨其聚處而治焉如四時
惡令非彼傷我我毒所動於彼也故以天令

不可論也天令無治方矣

又曰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
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

為則按病者毒也毒見其狀也故病狀變則
藥方亦變不變則害矣是毒藥有病則病受
之也是取証而不拘因可以知矣

又曰巫彭作鑿

又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
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

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

為則曰精者調養一身四肢百骸之精液也通暢則為養停滯則為毒是乃病也它求病根者惑甚矣

淮南子曰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為狂憂悲多患病乃成積出原道訓

為則曰是皆禁戒過度也論說之辭

又曰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樛木色

青翳而羸瘠蝸眈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出俶真訓

為則曰是譬諭之辭

又曰血脈無鬱滯五藏無鬱氣同上

為則曰是疾鑿之語也

又曰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聾林氣多癰木氣多偃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天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

貧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
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
其類出地形訓

為則曰是議論之辭非疾鑿之語也

又曰今夫地黄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
為則曰地黄甘草之功蓋臆見也非疾鑿之
語也

又曰燧之取火於日磁石之引鐵蟹之敗漆葵
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已上出覽冥訓

為則曰是疾鑿之意學者思諸

又曰天下之物莫凶於鷄毒然而良鑿橐而藏
之有所用也出主術訓

鷄頭者
鳥頭也

又曰天雄烏啄藥之凶毒也良鑿以活人

為則曰毒毒于病惱乃瘳輸子陽謂其子曰
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
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鑿駱以治病同
材而各自取焉可以知己

又曰大戟去水亭歷愈張用之不節乃反為病
已上出繆稱訓

為則曰張水脹也

又曰良醫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

為則曰是非疾醫則不能未發見其毒所在
而治焉

又曰狸頭愈鼠雞頭已癩蚩散積血劉木愈齧

齧齧人創狸愈之癩頭腫疾雞頭水中芟幽芴謂雁頭亦愈之

又曰為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

矣勃說文排也玉篇卒也已上出說山訓

為則謂世醫曰自家之病難治為其欲所蔽
也是庸醫之遁辭也夫醫之治病何有自他
別哉要之可極人不可極已也非庸醫而何
若如上工有治法規則而自得無疑故不能
委于他也或問古昔易子而教矣醫亦不然
哉荅曰夫教者責善也父子之間不責善責
則毀恩治病者不然
又曰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

為則曰疑是非疾鑿之語

又曰人食礬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饑魚食巴菽而死蠶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

為則曰禁忌以理不可推也可以知矣

又曰蝮蛇螫人傳以和莖則愈和莖野葛毒藥已上出說林訓

又曰夫病温而強之食病明而飲之寒此衆人

之所以為養也而良鑿之所以為病也已上出人間訓

為則曰疑陰陽鑿之語也

又曰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

厭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

為則曰疑非疾鑿之語也

又曰聾者耳形不異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

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

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

入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鑿不顧

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出秦族訓

家語曰良藥史記良作毒苦於口而利於病六本

為則曰書曰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藥皆毒也

病治而後可言良也故從史記

又曰酒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觀鄉射

為則曰夫酒者散鬱氣也少則養多則病故

禹惡之絕旨酒宜哉今留飲病十之七八酒

徒居之說文曰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

也又呂氏春秋曰重酒為疾首

又曰孔子曰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

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為也毀

而死者君子謂之無子子貢問

論語曰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為政

馬融曰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耳

為則曰為人子者疾不可不慎矣

又曰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鄉黨

孔安國曰未知其故故不嘗禮也

為則曰古昔無饋藥之禮以藥皆毒也故饋

毒於人而令死古者謂之饋藥焉

又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子路

鄭玄曰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

為則曰何則無恒之人不能守鑿之言

又曰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季氏

為則曰是聖人所戒養生之道不可不守也

龙氏傳曰晉侯使鑿衍酖衛侯甯俞貨鑿使薄其酖不死僖公三十年

又曰叔展曰有麥麩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宣公十二年

為則曰戰國泯泯用隱語是也時珍綱目曰

山鞠窮川芎也麥麩山鞠窮二物皆禦濕故以語之然否未可知焉

又曰公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惡疾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

墊隘羸困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脰之疾沈溺是腫不

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成公六年

為則謂論說之辭

又曰公疾病求鑿于秦秦伯使鑿緩為之治為猶也
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鑿也懼傷我焉
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盲也心下為也
膏鑿至曰疾不可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
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達公曰良
鑿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同十年

為則曰疑鑿緩其陰陽鑿乎其事非疾鑿之
義

又曰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

卒憂患故成心疾

襄公三年

為則曰憂患之為病去其事則復故不復者
毒乘之也心疾非所鑿治所鑿治者毒也

又曰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訪於
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
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
而寢楚子使鑿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
動言無同二十一年
為則曰是以疾為辭而鑿以血氣未動決於

非病矣古人以症可以見已

又曰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痰也從常志相順孟

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疾猶美痰不如惡

石夫石猶生我疾愈也痰之美其毒滋多同二十

為則曰譬喻而疾鑿之語也古人藥皆用毒

可以見已

又曰吾聞而藥之也同三十一年

為則曰子產聞人謗議國政以為已藥石

又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

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

崇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昭公元年

又曰晉侯求鑿於秦秦伯使鑿和視之曰疾不

可為也是謂迺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

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同上

為則曰是議論之辭以是不可論疾矣後之

則得疾鑿道益難矣

又曰傷疾作而不果同二年

又曰札瘥夭昏夭死曰札小疫曰瘥同十九

又曰齊侯疥遂疢疢瘡期而不瘳同二十年

又曰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定十三年

又曰伍負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哀公元年

為則曰非疾鑿而不可為此術也學者審諸

列子曰百骸六藏悸而不凝穆王篇

又曰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云非藥石之所

攻云積年之疾一朝都除同上

又曰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

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仲尼篇

又曰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

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

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云同上

為則曰是皆論說之辭非疾鑿之事

又曰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湯問篇

又曰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櫟山海經曰

厚柚似橘而大皮厚味酸櫟音柚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

其皮汁已憤厥之疾也氣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

而化為枳同上

為則曰張湛注憤厥氣疾也此注誤矣夫人
之生也氣而已矣故非病於氣而何病雖然
氣不特病毒乘之也去其毒滯則氣自行也
氣者無形非草根木皮所治也然用櫛皮汁
證而為氣疾張湛之誤可以知矣今考之憤
則聚毒於心胸也橘皮汁治之乃仲景用橘
皮湯橘皮竹茹湯可以知已

又曰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
扁鵲治之既同愈云云 同上

為則曰謂是列子寓言烏有雖然藥石治藏
府之病而不治藏府可以見已

又曰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
皮毛齒髮 同上

為則謂魏秦以上雖言藏府未嘗配五行也

又曰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嗔

也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

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同上

又曰季梁得疾七日大漸也漸劇其子環而泣之

終謂三鑿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温不
 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
 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象鑿也亟屏之俞氏曰
 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漣乳汁有餘病非一朝一
 夕之故其所由来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鑿
 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
 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
 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鑿也重貺遣之俄而季
 梁之疾自瘳力命篇

為則曰矯氏俞氏盧氏寓言也雖漸可攻也
 病則藥石之所治也古鑿之事足以徵焉

信細曰皆
非也可削

又曰讓恆字林云恆吃也方言讓吃也恆急也
謂語急而吃又曰疾急性相背也或
 皆作極極非也同上

又曰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楊朱篇

又曰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
 恆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瘳厚筋節崦急
 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疴體煩
 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

一時而憊矣同上

又曰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同上

國語曰文子曰鑿及國家乎對曰上鑿鑿國其次疾人固鑿官也晉語

為則曰此論以言鑿國非鑿事可知矣與左傳文異而事同

又曰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

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乎云云 同上

為則曰是論說之辭

又曰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

又曰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已上吳語

為則曰諸病先胗腹於是可知矣

又曰越王徇於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曰我有大車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

事吾與子圖之

又曰其父母有罪將免也也者以告公令鑿守之

又曰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中其子上越語

管子曰上恃龜筮好用巫鑿則鬼神驟崇權修

又曰瘞睢之礦石也續按睢恐法法

又曰逐堂巫而苛疾起兵小稱

又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流通者也

又曰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

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以上水地

為則曰管子則以水之理說五方之人情而

以五味配五藏異于它書由是觀之以五味

其配五藏無定則可以知矣而况於五味言五

藏補瀉乎

又曰憂鬱生疾疾困乃死內業

為則曰雖有憂鬱不病者是毒無乘之也

又曰民不疾疫小問

又曰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啞

啞跛躄偏枯握遞遞著也謂兩手相拱著不耐

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坊唐有病坊也而衣食

謂官給殊身而後止身而後止其養此之謂養

疾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十人有病者
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一日問八十以上
二月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
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
為事此之謂問病入國

又曰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
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
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為温
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

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
之故不八九死也度地

又曰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
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
陵石者下有鉛錫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
見榮者也地數

為則曰其氣之凝處也今取金銀從下取之
余由之考之石藥亦如此乎其採石膏從上
採之雜而不精從下採之精而不雜其它如

雲母亦然今為採石藥者記焉

關尹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歎而使然五鑑篇

又曰蜮射影能斃我云云 六七篇

為則曰是道家之說而非疾鑿之義也然今鑿非陰陽則仙蓋東漢以降鑿流皆然而梁陶弘景唐孫思邈自躬為仙後世尊信此人過於扁張是所以疾鑿之道息也嗚呼悲哉

萬民之嬰災矣

又曰心憶者猶忘飢心念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暖孰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于五行則無知也孰則痛之同上

為則曰是道家之論非疾鑿之義蓋後世鑿以是論病者遂疾鑿之道亾學者思諸

又曰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

遂字移
亾字上

關尹子

醫學事古言

十五

矣惟聖人不存不變七釜篇

又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皆見之于著不能見之于微同上

又曰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華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八籌篇

又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為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

久無久而不變同上

又曰金玉難指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為而不可執若執之則腹心之疾無藥可療九藥篇

為則曰心疾以藥不可療可以見矣

又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芩苳用之當桔梗芩苳生之不當金玉斃之同上

為則曰是皆論說之辭

周書曰遘厲虐疾

周易曰豫六五貞疾恒不死

又曰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又曰遯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又曰損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為則曰夫易不可曲要技以是不可論醫矣

禮記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

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變貌笑不至矧

怒不至言疾止復故

又曰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

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
孝

又曰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

又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

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以上曲禮

呂氏曰醫三世治人多用物熟矣切已試而

無疑然後服之亦謹疾之道也為則曰三世

不可拘其數也

又曰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云云

又曰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又曰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

至平大病則如之何云云

又曰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

獲二毛以上禮弓

又曰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鑿卜及百工

王制

又曰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

又曰是月也聚畜百藥夏是月孟夏也

又曰季冬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以上月令

又曰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飲

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文王

又曰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又曰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

為則曰是使人勉禮義之辭實養之道也

又曰民無凶饑妖孽之疾以上禮運

又曰親癘色容不盛孝子之疏節也玉藻

又曰養有病者不喪服喪服小記

又曰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

道也樂記

又曰疾病外內皆婦君大夫徹縣徹縣

又曰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

可也以上喪大記

又曰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坊記

又曰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問喪

大雅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瘁禮記

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邛病也

孔叢子曰夫子曰死病無可為鑿喜言篇

又曰死病無良鑿執節篇

陸賈新語曰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

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術事篇

為則曰扁鵲之方傳于漢也明矣

又曰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人有

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

扁鵲曰吾子病甚焉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

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
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
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
遠而失近廣藏而挾棄斯之謂也資質篇

為則曰扁鵲者古今之名醫也而不信所謂
知與不知也不能使扁鵲信於不信醫者况
於衆醫乎

又曰執一統物雖寡必衆心佚情散雖高必崩
氣泄生疾壽命不長

懷慮篇

為則曰執一統物雖寡必衆誠哉古哲為萬
病唯一毒雖方寡必治衆病也又曰疾非不
因氣而生雖然氣者造化之所主也人不能
如之何疾者人之所生也乃毒之因氣而聚
者也故以毒藥攻其病毒毒去則氣獨行氣
者造化之所生也不去其毒則氣不行氣不
行則不盡天年後世醫人謂以藥行氣是所
以醫道之異古今也

荀子曰良醫之門多病人

法行篇

賈誼新書曰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扁鵲不

能為已悲夫枝拱苟大施必至心此所以竊為

陛下患也病非徒鳩也又苦踈盤古上古躡字下

不可行也大都篇也

又曰類臂且病痲夫臂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

解縣篇

又曰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

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

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修政語篇

又曰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同上

春秋繁露曰鮑敞曰灾沴之氣其常存邪曰無

也時生耳猶平人四支五藏中也有時及其病

也四支五藏皆病也

為則曰夫周道衰微為戰國而權變惟用漢

一統不復古而議論起矣諸道湮滅在斯嗚

呼悲哉至于今學者受其弊矣董仲舒者漢

之大儒自惑陰陽五行之說乃見董子文集

可以知矣故其論如斯夫灾沴者造化所主

董子文集何物

吾者之吾
為誰常字
時字不解

也人而何知其常存不存也臆見也明矣而
吾者是鑿也以鑿觀之疾常存而不時生萬
病唯一毒也其毒或為六氣而動或為飲食
嗜欲而動見其動而為時生也董子言灾沴
亦如此乎夫上世之書不多傳也漢以降之
書居十之八九後世博洽學者見漢以降之
書者也故諸道受漢儒之弊議論是務悲哉
口可言事不可行矣學者審諸

韓詩外傳曰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

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
居下而好干上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
之少以敵眾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
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
為則曰失人事而死矣非命可以見矣
又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
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久生而不具
者五

為則曰是論說之辭也

又曰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鑿莫能治也
何謂十二發痿蹶逆脹滿支膈盲煩喘痺風此
之曰十二發賢鑿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
作無使小民饑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
逆不作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
實則滿不作無使群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下情
不上通則膈不作上材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
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伏匿
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

又曰扁鵲過魏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
吾聞國中卒有壞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
暴病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鑿秦越人能治之庶
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鑿曰弟父弟
父之為鑿也以莞為席以葛為狗北面而祝之
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
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
鑿者曰踰跗踰跗之為鑿也擗木為腦芷草為
軀次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

童與雁
通古今
字

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管窺
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
中者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扁鵲曰不
然事故有昧投而中蟲頭掩目而別黑白者夫
世子病所謂尸蹶者以為不然試入診世子股
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
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蒲侯聞之足跣而
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牽而治之
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為人先生不治則

先大夫馬填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
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為先軒之竈八拭之陽子
同藥子明灸陽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扶形
於是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
也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
為則曰是世傳也學者不擇而取之奚知扁
鵲也

說苑曰銳金石雜艸藥以攻疾建本
又曰曾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

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敬慎
鹽鐵論曰猶人之病水益水疾深非鞅

又曰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上

為則曰死生存亡者命也雖扁鵲仲景微子

箕子不能救夫因烈毒而死因不仁不義而

死者非命也治之以方治之以道而死凶者

命也

又曰扁鵲撫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

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脉調

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鑿不知脉理之媵血

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

損有餘補不足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嚴法任

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

用鍼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輕重

為則曰漢儒既不知扁鵲也宜哉後世謬矣

今論于此非扁鵲之意也乃扁鵲傳辨之故

不贅于此又曰此論非疾鑿之論也何則蓋

陰陽者天之所主也非人之所能疾病者金

所主也非天之所治夫陰陽者無形而無凝滯病毒者有形而凝滯因其毒而氣亦凝滯雖然氣者天之所主也病者人之所主也天則天人則人天人混淆則萬事不成故攻其毒而不治其氣此之謂疾醫也扁張是也扁張沒後不聞復出也悲哉醫道衰微尚矣夫醫者掌人之疾苦也故人事也聖人之道亦然然漢儒以陰陽五行混諸道陰陽者天事也何人治之哉學者審諸

又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相刺

為則曰是不知扁鵲之道也

又曰為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疾貪

又曰是猶舍隣之醫而求俞跗而後治病廢汗

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申韓

又曰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

相滯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曰舍彼

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

而累也同上

又曰有似窮鑿欲以短鍼而攻疽孔丘以禮說
跖也大論

又曰扁鵲攻於腠理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
同上為則曰是譬諭而非疾鑿之事也

楊子法言曰或問黃帝終始曰託也昔者妣氏
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鑿多盧夫

欲雖偽者必假真禹乎盧乎終始乎重黎
申鑿曰或問避疾有諸曰夫疾厄何為者也非

身則神身不可避神不可逃可避非身可逃非

神也持身隨天萬里不逸譬諸孺子掩目巨夫
之掖而曰逃可乎俗嫌

又曰或問曰有養性乎曰養性兼中和守之以
生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嗇否則不宜

過則不澹故君子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
底昏亂百度則生疾故喜怒哀樂思慮必得其

中所以養神也寒暄虛盈消息必得其中所以
養神也善治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

氣歷藏內視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非養性之

聖術也夫屈者以乎申也蓄者以乎虛也內者以乎外也氣宜宜而過之體宜詞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已矣降臍二寸謂之關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體也故氣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氣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謂要術凡陽氣生養陰氣消殺和喜之徒其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

而絀其陰陽極則亢陰極則凝亢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不能為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藥者療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况於藥乎寒斯熱熱則致滯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為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傷唯鍼火亦如之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同上

為則曰見此論者當有取舍矣論中有漢儒之弊也其言藥者療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

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况於藥乎是扁張之意也由是觀之後世養性以藥之謬矣可以知已

又曰藥瞑眩以瘳疾同上

中論曰有馬必待乘之而後致遠有醫必待行之而後愈疾此

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為則曰老子說道也故以是不可論矣

莊子曰南榮趯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趯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庚桑楚

為則曰是莊子譬諭之辭

又曰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則陽

文子曰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膏二月血脉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蹀十月而形骸

已成五藏乃形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
膽主口外為表中為裡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
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有四肢五藏
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
怒膽為雲肺為氣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人與
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九守

為則曰內經之論同于此而非疾鑿之義學
者不可不詳也

參同契曰若以野葛一寸巴豆一兩入喉輒僵

不得俛仰當此之時雖周文操著孔丘占象扁
鵲操鍼巫咸叩鼓安能蘇復起馳走中篇
韓非子曰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
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
九竅其大具也云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瘞
疽之爪角害之解老

墨子曰譬之如鑿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
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
變為則曰墨子不知疾鑿之道故論如斯若使

墨子知鑿則奚言自起自起者因也因者非臆而何唯見所在而攻之盧鑿之道也

又曰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立此譬猶鑿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鑿矣攻非又曰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天志

戰國策曰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棄而食之王

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楚策

王充論衡曰高祖擊黥布為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命錄篇

為則曰自為而不疑是其人之命乎如高祖是也

又曰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為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率性篇

又曰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

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鷄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鷄食之皆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云云吞藥養性能令無病不能壽之為仙 道虛篇

又曰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為血脉在形體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為病而死此又虛也云云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 同上

又曰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

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鑿無方術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病？曰：以心意。病者必不信也。更無經學曰：吾能治民間之病，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鑿無方術以心意治病，百姓安肯信嚮？量知為則曰：陶弘景言鑿者意也，其非也。以是可知矣。夫陶弘景學仙，不知疾鑿之道也。然後世尊信此人，過於扁張，所以古今異鑿道也。又曰：故血脉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

郭
先陶而有
醫者意也

於無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鑿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是故良鑿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衆方，孰若巧之一伎。別通篇。

又曰：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鑿和藥者，惻痛慙慙，冀有驗。既死氣絕，不可如何。明嚮篇。
為則曰：是盡人事而俟天命矣。

又曰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云云訂鬼篇

又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蝮蛇蜂蠆咸懷毒螫犯中人身謂護疾痛當時不救流徧一身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懣頗多殺人不知此物稟何氣於天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元氣之中有毒螫乎曰夫毒太陽之熱氣也

言毒篇

為則曰王充患口舌之害人建此論矣其意可也其說不可也何則萬物陰陽不節則為毒也奚特陽哉是漢儒議論之蔽也皆出於臆度悲哉聖賢之道湮滅始於漢儒矣學者取王充患口舌之害人而勿取其論之臆說矣

又曰雖審如巫咸良如扁鵲終不復生薄葬篇為則曰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又曰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辨崇上篇
為則曰此非疾醫之說學者審諸

又曰夫聖賢之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之治病也有方篤劇猶治無方竈微不愈定賢篇

又曰如命窮壽盡方用無驗也同上

鬼谷子曰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

為則曰是非疾醫之義

白虎通曰人有五藏六府何法法五行六合也

人目何法法日月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

不更照何法目亦更用事也五行

為則曰是陰陽家之說而今醫家所言皆是

也然國禮管子等古書所言異矣醫者迷惑

陰陽之說而勿誤治矣扁張之所不為也學

者審諸

又曰五藏者何謂肝心肺腎脾也肝之為言干

也肺之為言費也情動得序心之為言任也任

於恩也腎之為言寫也以竅寫也脾之為言辨

也所以積精稟氣也情性

為則曰是論說之辭非疾鑿之義也

風俗通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鑿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勿怪云云六國

為則曰大凡與史記同而少異是世傳而不足徵扁鵲之鑿也

司馬法曰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仁本又曰敵若傷之鑿藥歸之同上

子華子曰寒熱濕温燥晦明

為則曰此論臆見而疾鑿所不取也

又曰鑿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瀹也瀹者養也為則曰是非疾鑿之論也然陶氏取之因後世為鑿恒言學者見王充論而可知其非矣

鑿事古言終

鑿事古言

長全館藏版

文化二年乙丑春

書林

江戸

永樂屋五兵衛

